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北夢瑣言 第十七卷

梁祖為傭保

梁祖，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，本名溫，賜名全忠，建國後，改名晃。家世為儒，祖信、父誠皆以教授為業。誠早卒，有三子，俱幼，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。昆弟之中，唯溫狡獪無行。崇母撫養之，崇弟兄嘗加譴杖。一日，偷崇家釜而竄，為崇追回，崇母遮護，以免撲責。善逐走鹿，往往及而獲之。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。它日，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，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。溫既辭去，不知存亡。及溫領鎮於汴，盛飾輿馬，使人迎母於崇家。王氏惶恐，辭避深藏，不之信，謂人曰：「朱三落拓無行，何處作賊送死，焉能自致富貴？汴帥非吾子也。」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、歸國立功之事，王氏方泣而信。

是日，與崇母並迎歸汴，溫盛禮郊迎，人士改觀。崇以舊恩，位至列卿，為商州刺史。王氏以溫貴，封晉國太夫人。仲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。溫致酒於母，歡甚，語及家事，謂母曰：「朱五經辛苦業儒，不登一命。今有子為節度使，無忝先人矣。」母不懌，良久，謂溫曰：「汝致身及此，信謂英特，行義未必如先人。朱二與汝同人賊軍，身死蠻徼，孤男稚女，艱食無告，汝未有恤孤之心。英特即有，諸無取也。」溫垂涕謝罪，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，友寧、友倫皆立軍功，位至方鎮。

梁祖魏國夫人張氏，碭山富室女，父蕤，曾為宋州刺史。溫時聞張有姿色，私心傾慕，有麗華之歎。及溫在同州，得張於兵間，因以婦禮納之。溫以其宿款，深加敬異。張賢明有禮，溫雖虎狼其心，亦所景伏。每謀軍國計，必先延訪。或已出師，中途有所不可，張氏一介請旋，如期而至。其信重如此。

初收兗、鄆，得朱瑾妻，溫告之云：「彼既無依，寓於輜車。」張氏遣人召之，瑾妻再拜，張氏答拜泣下，謂之曰：「兗、鄆與司空，同姓之國，昆仲之間，以小故尋干戈，致吾奴如此。設不幸汴州失守，妾亦似吾奴之今日也。」又泣下。乃度為尼，張恒給其費。張既卒，繼寵者非人。乃僭號後，大縱朋淫，骨肉聚磨，帷薄荒穢，以致友珪之禍，起於婦人。始能以柔婉之德，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，不亦賢乎？

朱邪先代

河東李克用，其先回紇部人，世為蕃中大酋，受唐朝官職。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，以招集降戶。後克用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。背吐蕃歸朝，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，以執宜為都督，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，即今應州是也。執宜生赤心，以討徐州龐勛功，賜國姓並名，號李國昌。懿宗問其先世所出，云：「本隴西金城人，依寓吐蕃。」帝曰：「我先與汝同鄉里。」敕令編籍鄭王房。始為雲州大同軍節度，次授鄜延、振武、代北三節度。其姪克讓為羽林將軍，其子克用最聞名，以破黃巢功，為太原節度使。子存勳，平梁、蜀，奄有中原，追尊執宜號懿祖、國昌號獻祖、克用號太祖皇帝。

太祖在妊三月，載誕之夕，母后甚危，令族人市藥於雁門，遇神人，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，擊鉦鼓，躍馬大蹀，環所居三周而止。果如所教而生。是日，虹光燭室，白氣充庭，井水暴溢。及能言，喜道軍旅。年二、三，能連射雙鳥，至於樹葉針鋒馬鞭，皆能中之。曾於新城北以酒醑毗沙門天王塑像，請與僕交談。天王被甲持矛，隱隱出於壁間。或所居帳內，時如火聚，或有龍形，人皆異之。嘗隨獻祖征龐勛，臨陣出沒如神，號為「飛虎子」。眇（或云「睛邪」，非眇也。）一目，時號「獨眼龍」。功業磊落，不可盡述。

親王拜蕃侯

唐乾寧中，鳳翔李茂貞、華州韓建、邠州王行瑜擁兵協君，誅戮宰輔，焚燒宮闕。初，帝西幸鳳翔，昭宗出居石門莎城，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，三鎮大懼。是年破邠州，斬王行瑜。昭宗嘉獎倚賴，命延王丕、丹王允靑詔賜李公衣服，兼令二親王設拜，以兄事之。近古未有也。仍封晉王以寵之。延王才識過人，聰悟辯慧，在晉陽留宴累月，每獻酬樂作，必為晉王起舞，後為韓建所殺。

李習吉溺黃河

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，次河西縣。王珂於冰上構浮航，公渡浮航，馬足陷橋。李習吉從，馬軼墜河，習吉抱冰，舟人拯之獲免。王珂懼，公謂曰：「公之於吾，非機橋者，何嫌之有？李諫議有聞於時，則不吾知也。」置酒笑樂而罷。習吉，右相林甫之後，應舉不第。黃巢後，游於河東，攝榆次令，李公辟為掌記。戩檄之捷，無出其右。梁祖每讀河東書檄，嘉歎其才，顧敬翔曰：「李公計絕一隅，何幸有此人！如鄙人之智算，得習吉之才筆，如虎之傅翼也。」其見重如此。

周式抗梁祖

梁祖陷邢州，進軍攻王鎔於常山。趙之賓佐有周式者，性慷慨，有口才，謂王曰：「事急矣，速決所向，式願為行人。」即出見之，梁祖曰：「王公朋附并、汾，違盟爽信，弊賦已及於此，期於無捨。」式曰：「明公為唐室之桓、文，當以禮義而成霸業。王氏今降心納質，願修舊好，明公乃欲窮兵黷武，殘滅同盟，天下其謂公何？」梁祖笑，引式袂謂之曰：「與公戲耳。」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，仍令其子入質於汴，因而解圍。近代之魯仲連也。

宦官陰謀

唐昭宗以宦官估權，驕恣難制，常有誅翦之意。宰相崔胤嫉忌尤甚。上敕胤，凡有密奏，當進囊封，勿於便殿啟奏，以是宦者不之察。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以進，求宮中陰事。天子不之悟，胤謀漸泄。中官以重賂甘言，請藩臣以為城社，視崔胤皆裂。時因伏臘燕聚，則相向流涕，辭旨訣別。會汴人寇同、華，知崔胤之謀，於是韓全誨引禁軍，陳兵仗，逼帝幸鳳翔。它日，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闈宦，未久，禍亦及之，致族絕滅。識者歸罪於崔胤。先是，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：「滅吾族者，必緇兒也。」緇兒即胤小字。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，謂賓友曰：「助賊為虐者，其崔胤乎！破國亡家，必在此人也。」

晉王上源驛遇難

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，常隨軍行，至於軍機，多所弘益。先是，汴州上源驛之變，晉王憤恨，欲回軍攻之。夫人曰：「公為國討賊，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，即曲在於我。不如回師，自有朝廷可以論列。」於是班退。天復中，周德威為汴軍所敗，三軍潰散，汴軍乘我，晉王危懼，與周德威議，欲出保雲州。劉夫人曰：「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，誰為此畫？」曰：「存信輩所言。」夫人曰：「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，焉顧成敗？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，被人屠割，今復欲效之，何也？王頃歲避難達靼，幾遭陷害，賴遇朝廷多事，方得復歸。今一旦出城，便有不測之變，焉能遠及北藩？」晉王止行。居數日，亡散之士復集，軍城安定。夫人之力也。

劉鄩忠於舊主

王師範之鎮青州，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。先是，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，因出征，劉鄩將圖兗也，詐為茶商，苞苴鎧甲，大起店肆，剖巨木藏兵仗而入。竊發之日，得其徒千人，據其府舍，升堂拜從周之母，仍以禮待其妻子，子弟職掌、妻孥供億如常。俄而，從周攻其城，梯輦雲合。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，諭從周曰：「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，新婦已下並不失所。」從周在城下歔歔，即時退捨。

及青州兵敗，師範納款，梁祖遣使諭鄩，鄩曰：「臣知王公修好，與梁國通盟。但臣本受王公之命，保有州城，一旦見其勢窮，擅命不顧，非盡心於所事也。僕俟王公之命，俯首非晚。」至是師範諭之，方以城歸。梁祖多其義，超擢非次，官至方鎮，為梁之名將。

駁昭宗謚號

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，廟號昭宗。起居郎蘇楷等駁議，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，廟號襄宗。蘇楷者，禮部尚書蘇循之子，乾寧二年應進士。楷人才寢陋，兼無德行。昭宗惡其濫進，率先黜落，由是怨望，專幸邦國之災。其父循，奸邪附會，無譽於時，故希旨苟進。梁祖識其險詖，滋不悅，時為敬翔、李振所鄙。梁祖建號，詔曰：「蘇楷、高貽休、蕭聞禮，皆人才寢陋，不可塵汚班行，並停見任，放歸田里。蘇循可令致仕。」河朔人士目蘇楷為衣冠土梟。

晉世子入覲賜鷄鶩

莊宗年□一，從晉王討王行瑜，初令人覲獻捷，昭宗一見駭異之，曰：「此子有奇表。」乃撫其背曰：「我兒將來之國棟，勿忘忠孝於吾家。」乃賜鷄鶩酒卮、翡翠盤。□三讀《春秋》，略知大義。騎射絕倫，其心豁如，採錄善言，聽納容物，殆劉聰之比也。又云，昭宗曰：「此子可亞其父。」時人號曰「亞子」。

鄴王偷江東詩

鄴王羅紹威喜文學，好儒士，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，小不稱旨，壞裂抵棄，自劈箋起草，下筆成文。又癖於七言詩。江東有羅隱，為錢鏐客，紹威申南阮之敬，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，紹威大傾慕之，乃目其所為詩集曰《偷江東》。今鄴中人士，多有諷誦。

魏博衙軍

魏博富雄，列侯專地，唐朝三百年，唯姑息之。羅紹威憤衙軍制已，密聞梁祖，表裡應接算殺之。楊師厚後入魏城，搆出羅周翰，因而代之。師厚卒，梁以賀德倫領鎮，分其土宇，創立相貝為節鎮，減其力用。三軍作亂，脅持德倫，背梁歸晉。其狀詞云：「屈原哀郢，本非怨望之人；樂毅辭燕，且異傾邪之行。」晉王覽狀，擁兵親臨，先數張彥齋主虐民罪而斬之，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，環馬而行。晉王寬衣緩帶，略無猜問，眾心大服。它日，資魏博兵力稱健，竟平河南也。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，又迫脅賀德倫，復擁兵持趙在禮。天成初，赴行在，於時又殺三千家，乃世襲兇惡也。

縛驢戴旗

晉王之入魏博，梁將劉鄩先屯洹水，寂若無人。因令覘之，云：「城上有旗幟來往。」晉王曰：「劉鄩一步一計，未可輕進。」更令審探，果縛芻為人，插旗於上，以驢負之，循堞而行，故旗幟嬰城不息。問城中羸老者，曰：「軍去已二日矣。」果趨黃澤，欲寇太原，以霖潦不克進。其計謀如是。